

听说示证的类型及其语义特征

——以藏缅语、南岛语为例*

潘家荣 杜佳烜

[提要] 本文考察听说示证作为语法范畴在中国境内藏缅语、南岛语中的类型及其语义特征。藏缅语具有间接、引用、报道等示证，南岛语只有报道示证；藏缅语分二手信息和三手信息，南岛语不区分；藏缅语听说示证的语法手段有添加附缀、词缀和小品词，南岛语则只添加附缀示证标记；南岛语有非命题性听说示证，藏缅语没有；藏缅语和南岛语的听说示证都有语法义和语用义。

[关键词] 藏缅语 南岛语 信息来源 听说示证

一 示证范畴与听说示证

示证范畴 (evidential category) 是指语言中信息来源的语法范畴。它是目前语言学界的
研究热点之一，也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Aikhenvald (2004) 的研究显示，示证范畴较为丰富的语言，主要是分布在北美洲西部地区、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诸语系语言，欧亚大陆的高加索语系语言、乌拉尔语系语言、阿尔泰语系语言和环喜马拉雅山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示证范畴较为贫乏的语言，如南岛语系语言，一般只有报道型示证。中国境内的侗台语、苗瑶语、孟—高棉语、越—芒语尚无存在示证范畴的报道。目前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的语言并未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相信，随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还会发现更多具有示证范畴的语言。

Aikhenvald (2004, 2014, 2018) 提到的跨语言示证范畴的信息来源语义参数包括：1) 视觉，通过眼睛看到获取的信息；2) 知觉，通过听觉、嗅觉甚至触觉获取的信息；3) 推断，基于视觉或实物证据得出的信息；4) 假设，基于证据而非肉眼可见的结果得到的信息，其中包括逻辑推理或基本常识；5) 报道，通过报道得到的信息，且没有指明报道者；6) 引用，通过报道得到的信息，且有明确的引用来源。

Aikhenvald (2004) 根据语言中示证意义的区别，将有示证范畴的语言分为二分型、三分型、四分型和五分型 4 个子类。其中，二分型语言又分 5 个子类：1) 一手信息与非一手信息；2) 非一手信息与其他；3) 报道型与其他；4) 感知型与报道型；5) 听觉型与其他。同

* 本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境内南岛语言示证研究(16BYY175)”资助。本文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得到张立的协助，孙天心、经典给与很好的建议，匿审专家给与宝贵的修改意见。此一并谢忱。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时指出，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一种表信息来源的示证标记，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和听觉有关，这是因为，生理上体现了听觉（auditory）器官耳朵是人类信息来源的最重要感官，而语言上则体现了“听说（hearsay）”在人类所有信息来源中，最容易语法化成为示证标记。以往研究表明，藏缅语的示证范畴丰富，而南岛语的示证范畴相对贫乏且以报道示证为主。本文以中国境内的藏缅语、南岛语为对象，考察听觉信息来源，即听说示证（hearsay evidential）的类型及其语义特征。文中语料，凡引证的皆标明出处，未标注出处的，皆来自作者的田野调查，南岛语听说示证附加语义的语料已与母语人核实。

二 听说示证的类型

（一）听说示证的基本类型

示证范畴是信息来源渠道形式的范畴化和归类。示证标记（evidential marker）丰富的语言，其语义参数可能超过 Aikhenvald 提出的 6 类语义参数。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这 6 类予以参数还可能会出现次类语义参数。本文仅考察人类感官耳朵感知的信息来源，涉及中国境内 11 种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藏缅语 7 种，包括安多藏语若尔盖话（Mdzo-dge）、安多藏语阿柔话（A-rig）、康巴藏语建塘话（Rgyathang）、尔苏语、纳西语摩梭话、羌语和载瓦语；南岛语 4 种，包括拉阿鲁哇语、邹语、卡那卡那富语和布农语。本文的考察是针对人类感官耳朵的信息来源“听说”进行的，因此只要语言中的示证标记可以表达或兼表“听说”，就列入考察范围。根据 11 种语言或方言的文献和语料，有 3 类信息来源通过“听说”获取：1）间接示证，经报道得来的信息或按情况推测获取的信息；2）引用示证，引用或报道获取的信息，专指明确提到引用来源的信息；3）报道示证，专指没有明确提到具体来源的信息。具体见表 1：

表 1 听说示证的信息来源

示证范畴	藏缅语	南岛语
间接示证	安多藏语若尔盖话	
引用示证	安多藏语若尔盖话，安多藏语阿柔话，康巴藏语建塘话，尔苏语，纳西语摩梭话	
报道示证	安多藏语阿柔话，康巴藏语建塘话，尔苏语，纳西语摩梭话，羌语，载瓦语	拉阿鲁哇语，邹语，卡那卡那富语，布农语

针对听说示证的信息来源，表 1 中的语言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仅有一种听觉型信息来源，即仅有报道示证的语言，如羌语、载瓦语、拉阿鲁哇语、邹语、卡那卡那富语和布农语；第二种类型，有两种相互区别的信息来源，即有间接示证与引用示证相区别的语言或方言，如安多藏语若尔盖话，或者有引用示证与报道示证相区别的语言或方言，如安多藏语阿柔话、康巴藏语建塘话、尔苏语、纳西语摩梭话。

第一种类型的语言或方言使用表达报道示证的标记，像拉阿鲁哇语使用示证标记=ami，载瓦语使用示证标记ka⁵¹，尽管两者的示证标记不同，但都表示事件的信息来源是说话者从他人之处听来的。例如：

(二) 信息来源渠道与听说示证类型的关系

具有报道示证标记的南岛语不区分二手和二手信息。在安多藏语若尔盖话 (Sun 1993) 和安多藏语阿柔话 (邵明园 2014) 中, 示证标记可以区分二手和二手信息。安多藏语若尔盖话 (Sun 1993:986) 用双重引语结构内的引用示证可以区别说话人的信息来源是二手或二手, 例句 (9a) 表示 A 对 B 说, 没有使用示证标记; 例句 (9b) 表示 B 将信息传递给 C, 意即: 我听 A 自己这么说的, 使用了引用示证标记; 例句 (9c) 表示 C 再将信息传递给 D, 意即: 我从 B 处听说, B 听 A 自己这么说的, 使用了表示信息来自说话现场的新知示证和引用示证标记, 两者相互叠加产生的意义可以用来区分二手、二手的信息来源。

(9a) ɲæ thewo jən. 我来自 Thepo 部落。

我. ABS Thepo 部落

(9b) kho thewo jən se. 他来自 Thepo 部落。

他. ABS Thepo 部落 QUOT

(9c) kho thewo jən dzo=hkə se. 他来自 Thepo 部落。

他. ABS Thepo 部落 说=IM.EVID QUOT

(三) 梦境表达与听说示证类型的关系

目前暂未看到藏缅语表达梦境示证的语料和成果。在台湾南岛语中, 拉阿鲁哇语、卡那卡那富语、邹语等叙述梦境时, 使用报道示证及其标记, 而且使用报道示证是较为自然的语言表达。说话人陈述的梦境不是实际的亲身经历, 是一种将梦里的非现实事件进行表述的过程, 加上报道示证标记, 表示说话人客观地陈述梦里发生的所有事件。例如:

(10) pausalili=aku m-ilakupu=aku=ami. 我梦见我掉下去了。(拉阿鲁哇语)

梦=1SG.NOM AV-掉=1SG.NOM=EVID

(11) s<in>i-'ucupu=ku ni-musutupuku=ku=kan(i).

<PFV>睡-梦=1SG.NOM PFV-掉=1SG.NOM=EVID

我梦见我掉下去了。(卡那卡那富语)

(12) mi-'o yacei ho mi-'o nana mah-mahafo.

AV.REA-1SG 梦 COMP AV.REA-1SG EVID RED-带

我梦见我怀孕了。(邹语)

三 听说示证的语法手段及其标记

(一) 听说示证的语法手段

本文考察的 11 种语言或方言, 其表达听觉示证意义的语法手段主要有附缀、小品词、词缀、格标记 4 种。

用附缀语法手段表达听说示证意义。例如卡那卡那富语用附缀=kani表示整句话是说话人听来的 (Tsuchida 2003:16):

(13) alaené=kani=kiai t<um>áini, valúvalu canúmu.

拿.PF=EVID=她 <AF>扔掉 急流 水

据说她把它捡起来扔进了急流中。

用小品词语法手段表达听说示证意义。例如纳西语摩梭话用小品词tsi¹³和pi³³表示整句话

是说话人听来的或引用他人的信息 (Lidz 2010:481、483):

(14) dʒi³³-qhv³³thw³³du³³lu³³thw³³-di³³ku¹³ tsi¹³. 据说这里有一眼泉水。

泉水 这 一 CLF DUR-EXIST.P FUT.ABL REP

(15) “gy³³khu¹³ku³³ mə³³-ni³³lə³³-ba³³ tha³³ hɔ̃³³ pi³³.”

九 年 EXIST.T 除非 ACCOMP-打开 PROH 去.IMPV QUOT

他说,“除非过了九年,否则不要打开它。”

用词缀语法手段表达听说示证意义。例如羌语用词缀-i表示整句话是说话人听来的 (Lapolla with Huang 2003:205):

(16) qe:ɬotʂu-ka, mutu-la mujuqu zguə-zi we-i. 据说从前天上有九个太阳。

从前-LOC 天上-LOC 太阳 九-CLF EXIST-HS

用格标记语法手段表达听说示证意义。如例(17)邹语使用主格标记co和旁格标记nca来表示其示证语义,需要注意的是格标记只标注其后面的名词oko和hopo(齐莉莎 2000:77)。

(17) m-o eon nca hopo ho mongsi co oko. 一个小孩在床上哭。

AF-REA 在.AF OBL 床 CONJ 哭.AF NOM 小孩

用附缀、小品词、词缀来作为听说示证的语法手段,在句法结构中,其位置位于小句或句子末尾,统辖的范围涵盖整个小句或句子,属于命题性示证 (propositional evidentials);而用格标记来作为听说示证的语法手段,在句法结构中,格标记仅对词或短语进行标记,属于非命题性示证 (non-propositional evidentials)。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世界上的语言很少具有非命题示证,中国境内的语言目前也只发现台湾南岛语的邹语有非命题示证。

(二) 听说示证标记的来源

考察的结果显示,与听觉相关的听说示证信息来源有三类:言说动词、无法追踪和其他。其中,大部分语言或方言的示证标记来源于言说动词,这符合 Aikhenvald (2004) 提到的跨语言示证类型特征表现。藏缅语言的示证范畴较为丰富,听说示证标记也均可追溯来源,比如安多藏语若尔盖话的间接示证标记zəg是由古藏语不定冠词zhig~cig语法化来的,藏缅语其他语言或方言的听说示证标记则是来源于“言说动词”(参见 Sun 1993:953)。南岛语的示证范畴相较于贫乏,听说示证标记多不能追溯历史来源。听说示证标记的来源,参见表2:

表2 示证标记来源

听说示证	藏缅语	南岛语	南岛语	藏缅语
	言说动词		无法追踪	其他
间接示证				安多藏语若尔盖话
引用示证	安多藏语若尔盖话, 安多藏语阿柔话, 康巴藏语建塘话, 尔苏语, 纳西语摩梭话			
报道示证	安多藏语阿柔话, 康巴藏语建塘话, 尔苏语, 纳西语摩梭话, 羌语, 载瓦语	拉阿鲁哇语	邹语, 卡那卡那富语, 布农语	

根据 Pan (2018) 的考察,具有听说示证的语言,其标记通常有典型特征或非典型的特殊表现。一般是通过后附词或后缀表示,多附着在动词之上。有些语言的示证是强制性的语

法范畴，其省略会导致句子合乎语法性的程度降低，但是在有些语言中，示证范畴是非强制的，其缺失不会导致句子不合乎语法。示证标记的管辖范围是整个从句或者句子，其不仅可以放在句首，还可以放在句子的其他位置，非句首位置的示证标记具有强调的功能。听说示证通常可以管辖整个从句或者句子，但是示证标记本身不能随着否定范围的转移而发生转移。

四 听说示证的语义

语义有句法义和语用义之分，听说示证的语义也有句法义和语用义之别。

(一) 动词的语义特征与听说示证的关系

示证区别严谨的藏缅语，尤其是藏语，陈述过去亲历的事件时，使用亲历示证 (direct evidential)；陈述过去发生但没有亲历，事后才察知的事件时，使用后知示证 (indirect evidential)。与听说示证标记连用的动词，一般是自主动词，其语义特征一般都有自觉性 (self-consciousness)。“睡着”“梦游”在发生之时，当事人都无自觉，仅在事后得知，动词的语义特征都是“非自主”“非自觉”。例如安多藏语若尔盖话 (Sun 1993:964-965)：

(18a) ŋæ tɕəŋ na=du hnəd=shoŋ=zəg. 我一躺下就睡着了。

我. ABS 曾 躺下=当 睡着=AUX=INDIR.EVID

(18b) *ŋæ tɕəŋ na=du hnəd=wə=thæ.

(19a) ŋə ndaŋ jaŋ hnədləŋ ji=zəg. 我昨晚又梦游了。

我. ABS 昨晚 又 梦游 做=INDIR.EVID

(19b) *ŋə ndaŋ jaŋ hnədləŋ ji=thæ.

(二) 听说示证的隐含语义

听说示证显现的语义特征是信息来源示证，此外还有隐现的信息来源示证语义，即隐含语义，属句法义。有听说示证的语言，除单纯表达信息来源途径为听觉外，还可隐含说话人不保证所述信息的真实性，或者隐含所述信息的真实性是说话人可以负责的，而且是可靠的。

1. 听说示证单纯表达信息来源途径为听觉的语义，不隐含其他额外附加的语义。例如羌语 (Lapolla with Huang 2003:205)：

(20) ?u tɕeχun tu-pu-ji-i-ŋi! (我听说) 你结婚了！

2SG 结婚 DIR-做-ASP-HS-ADV

2. 听说示证表达信息来源途径除说话人听来的外，还隐含信息来源不可靠，说话人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也无法对信息所造成的结果负责。例如卡那卡那富语 (Tsuchida 2003:81)：

(21) sua=taukusaá=ini taáisia taru'án=ini=ia, 'arávange=káni váatu.

NOM=去的地方=他们 待的地方 山上小屋=他们=TOP 里面=EVID 石头

他们在那个山区的临时住所是在石头里面 (岩洞)。

3. 听说示证表达信息来源途径为听觉之外，还隐含说话人是个负责任的人。因为无法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也无法对信息所造成的结果负责，所以要带示证标记用以表示说话人的为人负责且可靠。例如拉阿鲁哇语 (Pan 2014:98)：

(22) maaci ma-arū ka turu-turua-isa lhalhusa ia, m-alhava=ami n ripasū.

如果 静态-存在 CORE RED-表亲=3.GEN 男人 TOP AV-带=EVID OBL 子弹

如果那个男人 (未婚夫) 有表亲，据说他们需要带一颗子弹。

(三) 听说示证的附加语义

听说示证除句法层面的语义外, 还有语用层面的语义。附加语义即言外之意, 属语用语义。在报道型听说示证中, 如果示证标记在同一小句中出现两次或以上, 或者句子的主语为第一人称代词时, 听说示证就会有附加语义。另外, 非陈述句的听说示证标记也有附加语义。

1. 示证标记重复使用附加强调语义

听说示证标记在同一小句中出现两次以上时, 会增添额外的强调义。拉阿鲁哇语的听说示证标记为=ami, 在句子中, 第一次出现时表示事件是说话人听来的, 第二次、第三次出现时, 表示对事件动作行为的强调。如例句(23)的=ami用来强调“挖”“埋”(Pan 2014:95):

- (23) maaci m-iungu=cu aari-isa ia, kiariari=ami ka k<um>a-kalii=ami n
 如果 AV-到达=COS 天-3.GEN TOP 过去=EVID LINK <AV>IRR-挖=EVID OBL
 kalalhapa taaru a-calthumu-isa=ami kalalhapa taaru.
 下面 床 IRR-埋-3.GEN=EVID 下面 床

如果他的时辰到了, 据说过去他们会在床下挖(坑), (把尸体)埋在床下。

邹语的听说示证标记nana在句子中第一次出现时, 表示事件是说话人从他人之处听来的, 而第二次出现时, 用来强调示证标记所标记的名词或名词短语, 如例句(24)用示证标记nana标记名词短语“你们的鱼”(Yang 2000:83):

- (24) i-si nana bonu no nana eosku-mu. 据说他吃了你们的鱼。
 PV.REA-3SG EVID 吃 OBL EVID 鱼-2PL.GEN

而安多藏语若尔盖话的引语结构保留原说话人认知状态的示证标记时, 表示信息来源于非目击者。例如(Sun 1993:983):

- (25) kharnəb ne xorshonj=zəg se. 我听说昨晚发生了火灾。
 昨晚 火灾 发生=INDIR.EVID QUOT

2. 第一人称代词作主语添加附加语义

在表达听说示证意义的句子里, 如果小句的主语为第一人称时, 听说示证会增添额外的新异义和说话人讽刺、反对的言外之意以及说话人已忘记了对事件的经历。

拉阿鲁哇语第一人称代词作主语且后附示证标记=ami时, 表示说话人被要求进行某一事件时, 说话人表述时表示惊讶的新异语义。例如(Pan 2014:99):

- (26) kialhalhamu=aku=ami kani'i lhalhusa maaci um-aala n alhaina.
 要讲=1SGNOM=EVID 这 男人 如果 AV-拿 OBL 女人
 我要讲这个关于婚礼的故事。

拉阿鲁哇语第一人称代词做主语且后附示证标记=ami时, 也可表示说话人反对某事件的言外之意, 例如说话人与朋友聚会练习演唱了祭祀曲, 但有人说“说话者我”没有唱的背景下, “说话者我”否定了“我没有唱”的事实, 言外之意是“我唱了”(Pan 2014:99):

- (27) ku=aku=ami palhu-salhi. 据说我没有唱。
 NEG=1SGNOM=EVID 唱-歌

卡那卡那富语第一人称代词做主语且后附示证标记=kan(i)时, 表示说话人已忘了曾经做过某事件, 如例句(28)表示忘了“我经常散步”这件事(Pan 2015:354):

- (28) paira=ku=kan(i) mocaaca. 据说我经常散步。
 经常=1SGNOM=EVID 散步

3. 非陈述句与听说示证的附加语义

示证范畴及其标记一般情况下出现于陈述句，但是时候也出现于疑问句、祈使句等非陈述句。听说示证范畴及其标记出现于疑问句、祈使句等非陈述句时，示证标记具有额外附加的语义。

安多藏语阿柔话、安多藏语若尔盖话、拉阿鲁哇语、邹语、布农语等语言或方言的疑问句可以出现示证范畴，表示额外附加“反问”“转述”“礼貌”等弦外之义。安多藏语阿柔话疑问句表示信息来源于听话人时，带有反问的附加语义。例如（邵明园 2014:148）：

(29) *ŋa na-ji-wde-na tcho ndziwa tshuuzuk jo-kuʔ-fiʔi.*
 我:ABS 睡-NF-住-SUB 你:ABS 关系 什么 有-MIR-QUOT
 我睡觉和你有什么关系？

(30) *nduu cçhu xhi-a-fiʔi.* 这你知道了吗？
 DEM 你:ERG 明白-PART:SEL-QUOT

(31) *khurgo ʔasa: wuu-soŋ-zuuk-ya-fiʔi.* 他已经去拉萨了？
 他:ABS 拉萨-DAT 去:COM-AUX-INFER-PF-QUOT

邹语疑问句出现示证标记时，表示说话人想更礼貌地向听话人发问。例如（Pan 2018:72）：

(32) *te-'o nana peel-a an-a 'e huv'o eni?* 请问我能吃这个橘子吗？
 IRR-1SG EVID 能-PV 吃-PV NOM 橘子 这

安多藏语阿柔话、拉阿鲁哇语、邹语、布农语等语言或方言的祈使句可以出现听说示证，并额外附加“转述”“命令”“强调”等弦外之义。

布农语说话人在祈使句中使用报道示证标记，意谓帮其他人转达祈使式命令。如例句(33)表示说话人从别处（比如这个房子的主人）听说这个房子很干净，而例句(34)则表示有人要求说话人转告听话人“请照顾好他”（Li 2012:7）。

(33) *sadu-aʔ=dau lumah=tan tu masanisin!* 请看一下这个干净的房子！
 看-AV.IMPV=EVID 房子=MED.OBL LNK 干净

(34) *saipuk-av=dau saia!* 请照顾好他！
 照顾-PV.IMPV=EVID 3SG.DIST.NOM

安多藏语阿柔话说话人在祈使句中使用引语示证标记，表示命令并要求听话人立刻做某事。例如（邵明园 2014:143、149）：

(35) *rem nthoŋ-se-ja!* 说快吃（有人这么说）！
 快 吃-REP-FP

(36) *rem nthoŋ-fiʔi-ni-ja!* 你快吃啊！
 快 吃-QUOT-CERT.M-FP

(37) *aro jar loŋ-ra-fiʔi-ja!* 你快起来啊！
 INTJ 向上 起来:IMPV-FP-QUOT-FP

如上所述，示证具有一定的语义功能，比如可以表明说话人对所说信息的态度。为了表明信息的客观程度，说话人可以选择听说示证来表明信息非亲见而从他处获取；同时，使用听说示证也意味着可以把说话责任转移，即对不可靠的信息有所暗示并且表明说话人对不真实的信息无责任。听说示证也可以延伸至新鲜、异常或令人惊诧的信息，发展出表示新异态度的隐含义。听说示证可以和第一人称代词一起出现，但听说示证不表示听说语义，而是表

示弦外之音。听说示证标记一般出现于陈述句,在非典型情况下,示证标记可以出现在祈使句、疑问句等非陈述句中,这样的示证标记也具有额外的附加语义。

五 结 语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藏缅语示证范畴丰富,而南岛语只有报道示证。本文考察了中国境内藏缅语、南岛语 11 种语言或方言听说示证信息来源为听觉获取的间接示证、引用示证、报道示证的类型特征,结果显示,藏缅语的听说示证范畴及其标记多于南岛语,藏缅语通常有两个听说示证标记,而南岛语只有一个。藏缅语表达听说示证的语法手段有附加附缀、词缀和小品词,南岛语只使用附缀示证标记。藏缅语的听说示证区分二手信息和三手信息,南岛语不区分。藏缅语的听说示证标记基本都能找到其来源,通常由实义动词语法化而来,而南岛语的听说示证标记几乎无法追踪其来源。目前尚无藏缅语叙述梦境表达听说示证的研究和文献,南岛语在叙述梦境时习惯使用报道型示证及其标记。听说示证的语义有语法义和语用义,藏缅语动词的语义特征复杂,但听说示证通常与自主动词密切相关,藏缅语和南岛语的听说示证除显现的信息来源途径为听觉的“听说”外,还隐含信息来源的真实性或非真实性,藏缅语和南岛语的听说示证都有强调、新异等附加语义。藏缅语和南岛语的听说示证及其标记一般出现于陈述句表达信息来源,但是有时听说示证及其标记也可以出现于疑问句、祈使句等非陈述句并表达信息来源的弦外之音,即附加语用义。

如上所述,本文考察了听说示证作为语法范畴在中国境内藏缅语、南岛语中的共性与差异,但示证范畴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尚需作更为深入的调查和广泛的跨语言研究,以期探求人类语言示证范畴的类型学共性与差异。

参考文献

- [1] 齐莉莎. 2000. 《邹语参考语法》,台北:远流出版社.
- [2] 邵明园. 2014. 《藏语示证范畴研究——以安多藏语阿柔话为例》,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 朱艳华. 2012. 《载瓦语的示证范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 [4] Aikhenvald, Alexandra.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5] Aikhenvald, Alexandra. 2014. The grammar of knowledge: a cross-linguistic view of evidentia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information source. In Alexandra Aikhenvald and R. M. W. Dixon (eds.). *The Grammar of Knowledge: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pp.1-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Aikhenvald, Alexandra (ed.). 2018.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 LaPolla, R. J., with Huang Chenglo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8] Hongladarom, Krisadawan. 2007. Evidentiality in Rgyalthang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Vol. 30, No. 2: 17-44.
- [9] Li, Li-ying. 2012.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reported evidential in Isbukun Bunu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10] Lidz, Liberty A. 2010.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Yongning Na (Mosuo)*.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hD dissertation.

- [11] Pan, Chia-jung. 2014. The grammar of knowledge in Saaroa. In Alexandra Aikhenvald and R. M. W. Dixon (eds.), *The Grammar of Knowledge: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pp. 89-10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2] Pan, Chia-jung. 2015. Reported evidentials in Saaroa, Kanakanavu, and Tsou. In Elizabeth Zeitoun, Stacy F. Teng and Joy J. Wu (eds.), *New Advances in Formosan Linguistics*. Asia-Pacific Linguistics Series Studies o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SAL 003), pp. 341-362.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13] Pan, Chia-Jung. 2018. Evidentiality in Formosan languages. In Alexandra Aikhenvald and R. M. W. Dix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identiality*, pp. 657-67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4] Sun, Jackson T.-S. 1993. Evidentials in Amdo Tibet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63, No. 4: 945-1001.
- [15] Tsuchida, Shigeru. 2003. *Kanakanavu texts (Austronesian Formosan)*. Osaka: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Rim.
- [16] Yang, Gloria Fan-pei. 2000.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of the hearsay evidential nana in Tsou. *Taiwa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3: 69-86.
- [17] Zhang, Sihong. 2014. The expression of knowledge in Ersu. In Alexandra Aikhenvald and R. M. W. Dixon (eds.), *The Grammar of Knowledge: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pp. 132-14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Hearsay Evidentials and Their Semantic Features: A Case Study of Some Tibeto-Burman and Austronesian Languages

PAN Jiarong and DU Jiakua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hearsay evidentials and their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in some Tibeto-Burman and Austronesian languages. Tibeto-Burman languages have indirect, quotative and reported evidentials, distinguish secondhand and thirdhand information, and express these evidentials via affixes, clitics and particles. Austronesian languages have the reported evidential indicated by clitics and possess non-propositional evidentials. Both Tibeto-Burman and Austronesian languages convey the grammatical and pragmatic meanings while expressing hearsay evidentials.

[Keywords]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formation source hearsay evidential

(通信地址: 潘家荣 519087 珠海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语科中心;
Cairns,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James Cook University
杜佳烜 136000 四平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李云兵】